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趙秉淵

謄録監生臣胡曉春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二十

宋 祝穆 撰

肖貌部

髮

羣書要語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經） 拂髦總角注收髮結之（內則） 髧彼兩髦（柏舟） 鬒髮如雲不屑髢也（君子偕老） 卷髮如蠆（都人士） 黃髮兒齒（閟宮） 予髮曲局（采綠） 尚猶詢茲黃

髮則罔所懲秦誓黄髮垂髫陶文

詩句人生莫遣頭如雪雖得春風亦不消高蟾青銅不攬一兩日白髮又添三四莖趙企

古今事實

朱髮

共工人面蛇身朱髮歸藏啓筮

鬒髮而美

昔有仍氏女鬒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左傳

剪髮為犧

殷旱五年湯乃以身禱剪髮自以為犧

被髮佯狂

箕子被髮佯狂　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罹其害 楊子

斷髮文身

周太伯避位斷髮文身

一沐三握髮

周公戒伯禽曰一沐三握髮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被髪而祭

初平王東遷辛有適伊川見被髪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後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僖

余髪種種

齊侯田于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之髪如此種種短也余奚能為 左

被髪左衽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生而髮白

老聃初生而髮白故曰老子世說

年少髮白

顔回年二十九而髮白家語

怒髮衝冠

藺相如使秦持璧却立怒髮衝冠

鬚髮盡白

蘇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强壯出使及還鬚髮盡白

以石拭髮

漢元鼎間鄧支國貢馬肝石百升以之拭髮白者皆黒帝坐羣臣於甘泉殿有髮白以此拭之應手皆黒是時公卿語曰不顧方伯惟願拭肝石

髮鬒鬚美

謝靈運欲入遠公社遠公拒之曰子髮鬒而鬚美面與身戾非令終之相運怒曰學道在心安以貌耶遠公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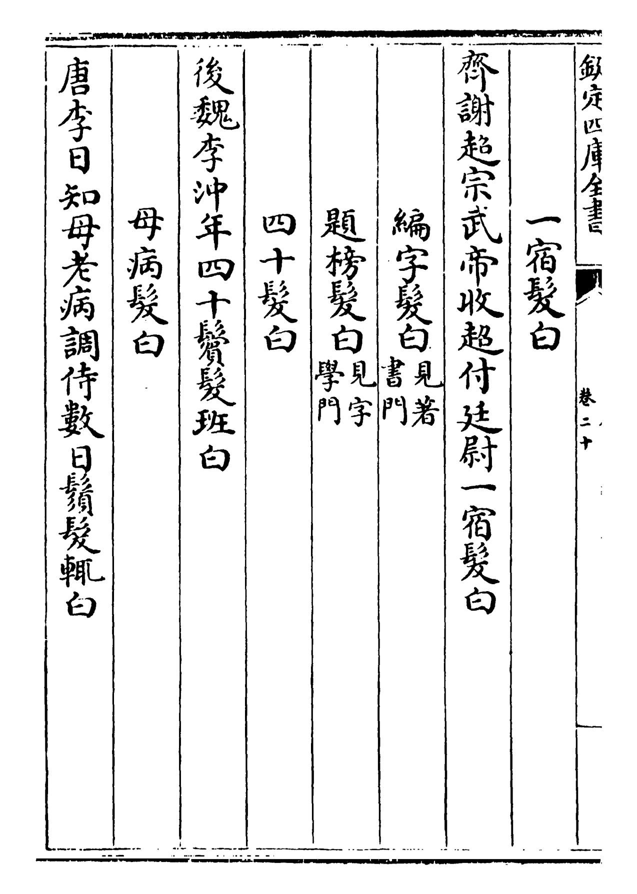
而不答後果如所料嵩仲虛鈔書紀事

惡見髮白

後梁蕭詧惡見人髮白事之者必方便避之擔輿者冬月必須裹頭夏月則加蓮葉帽

曾祖拔白

齊高祖恒令左右拔白髮隆昌王高祖之孫年五歲戲於床前帝曰兒言我是誰答曰大翁帝曰豈有為人曾祖拔白髮乎即擲去鏡鑷



一宿髮白

齊謝超宗武帝收超付廷尉一宿髮白

編字髮白見著書門

題榜髮白見字學門

四十髮白

後魏李沖年四十鬢髮班白

母病髮白

唐李日知母老病調侍數日鬚髮輒白

服藥髮白

寇萊公準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尚以其少準遽服地黃薊餌蘆菔以反之未幾鬚髮皓白

髮如線直

軒轅先生居羅浮山宣宗召禁中問道術能散髮箕踞用氣攻其髮條條如鐵線直大中遺事

皤然一翁

沖卿戲謂髮白者未鑷時皤然一翁鑷盡時公然一婆

雜志

古今文集

雜著

白髪賦　晉左思

星星白髮生於鬢垂雖非青蠅穢我光儀策名觀國以此見疵將拔將鑷好爵是縻白髮將拔惄然自訴稟命不幸值君年暮逼迫秋霜生而皓素始覺明鏡惕然見惡朝生晝拔何罪之故子觀橘柚一一皜曄貴其素華

匪尚綠葉顧戢子之手攝子之鑷咨爾白髮觀世之逐
靡不追榮貴華賤枯赫赫閶闔藹藹紫廬弱冠來仕童
髫獻謨甘羅乗軫子奇剖符英英終賈高論雲衢拔白
就黒此自在吾白髮臨欲拔瞋目號呼何我之宂何子
之誤甘羅自以辯慧見稱不以髮黒而名著賈生自以
良才見異不以烏鬢而後舉聞之先民國用老成二老
歸周周道肅清四皓佐漢漢德光明何必去我然後要
榮咨爾白髮事故有以爾之所言非不有理曩貴耆老

今薄催齒皤皤榮期皓首田里雖有二毛河清難俟道時之變見歎孔子髮乃辭盡誓以固窮昔臨玉顔今從飛蓬髮膚至昵尚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

櫛銘　盧仝

人之有髪兮旦旦思理有身有心兮胡不如是

古詩

示僚佐　南史何長瑜

陸展染白髮將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

謫居三適旦起理髪　蘇子瞻

安眠海自運浩浩潮黄宫日出露未晞鬱鬱濛霜松老櫛從我久齒疎含清風一洗耳目明習習萬竅通少年苦嗜睡朝謁常怱怱爬搔未云足已困冠巾重何異服轅馬沙塵湍風鬉琱鞍響珂月實與械杻同解放不可期枯柳豈易逢誰能書此樂獻與腰金公

鑷白　韋莊

白髪太無情朝朝鑷又生始因絲一縷漸至雪千莖不

避佳人笑唯慙稚子驚新年過半百猶歎未休兵

送隱者　　杜牧

無媒徑路草蕭蕭自古雲林遠市朝公道世間唯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

詩話

四十髮白

杜正獻公自少清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鬢髮即盡白歐公素出其門公謝事居宋歐適來為守相與甚歡公

年時八十憂國之意每見於色歐公和詩有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公得之大喜嘗自諷誦石林詩話

鬚髯髭附

羣書要語奮髯抵几六帖掀髯一笑坡集離離若緣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王褒髯奴詞

髭口上鬚也髯頰上鬚也鬚長鬚也說文

詩句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杜

古今事實

禿無鬚眉

傅說之狀禿無鬚眉荀子

滅髭為婦

衛蒯聵亂子羔滅髭鬢衣婦人之衣逃得出曰父子爭國吾何為其間乎幽通賦注

拔鬚為宦

秦太后拔嫪毐鬚眉為宦者

用兵鬚白

後漢岑彭從光武圍隗囂於西城帝留蓋延耿弇圍之車駕東歸勑彭曰兩城若下便將兵南擊蜀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為白

捋鬚大奇

魏任城王彰為北中郎將討烏桓有功歸太祖喜捋彰鬚曰黃鬚兒大奇

捋虎鬚

吳朱桓還屯濡須權祖之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捋

陛下鬚無復恨權憑几前席桓進捋鬚曰臣今日真謂捋虎鬚矣

紫髯將軍

張遼問吳降人曰向有紫髯將軍是誰降人荅曰是孫會稽也

髯參軍

郗超為大司馬桓温參軍温傾意禮待時王恂亦為温主簿亦為所重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

令公怒

齊髯公

許惇為司徒主簿以明斷見稱人號為鐵主簿又美髯下垂至帶省中號為長髯公齊文宣常因酒截其半鬚只留一握惇懼不復敢長人號為齊髯公三國典畧

捋鬚不凡

謝安捋桓伊鬚曰使君於此不凡詳見笛門

始見二毛

潘岳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

作蝟毛磔

劉琰稱桓温鬚作蝟毛磔

以羝嘲鬚

鍾毓兄弟好嘲聞安陵能作調試共視之於是與弟共載從東門至西門一女子笑曰車中央殊高二鍾都不見車後一門生曰中央高者兩頭羝毓兄弟多鬚故以此嘲之世說

施鬚塑佛見端午門

二十鬚白

晉王彪之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

遭喪髮白

後魏毗夸年二十父喪鬚鬢致白　後周柳敏遭母憂旬日間鬚髮半白

鬚長五尺

劉曜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

鬚不過百餘根而長五尺

鬚長四尺

魏李琟聲姿高暢眉目疎明鬚長四尺甚有威重

捋鬚進諫

陳宣帝因內宴王軏侍坐上壽捋帝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以叔寳非社稷主也

髭鬚如戟見淫婦門

稱鬚為羊

宋武帝狎侮羣臣各有稱目多鬚者謂之羊

藝眉種鬚

李庶以清辯每接梁客徐陵謂其徒曰唯有李庶可語耳庶無鬚髯人謂天閹崔諶嘗戲庶曰教弟種鬚取錐刺而為竅以馬尾插之世傳諸崔多惡疾故庶答曰先以方回施貴族藝眉有効然後種鬚邢邵笑謂諶曰卿不諳李庶何故犯之

但稱好鬚

李緯為民部尚書太宗問曰房玄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玄齡但云李緯好髭鬚更無他語太宗遽改緯洛州刺史

拂丞相鬚

寇萊公為相丁晉公參知政事嘗會食都堂羮染公鬚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為執政而親為宰相拂鬚耶謂慙遺事

戲多髯

秦少游在東城坐中或調其多髯少游曰君子多乎哉

東坡笑曰小人樊須也（聞見録）

古今文集

古詩

答裴仲謨摘白鬚行　秦少游

仲將題淩雲比訖鬚盡白陸展媚側室星星染為黒人生如寄耳況復形與色澤蝨藏山舟夜半輸有力罷眉賦不遇已矣何所惜二毛三秋興自愛頗姑息聞諸古

竺乾毛髮因地得數窮反其本螻蟻得而食妙年光可鑒炯若鴉羽戢䀹桄何蒼蒼變化了無隙所以梵志云昔人已非昔皤然君勿笑子羽以貌失信美如客兒終剪施摩詰我作白鬚行而得養生術

詩話

于思多鬚

山谷戲歐陽誠發詩云愛公好詩又能多老夫何有更橫戈奈此于思百戰何按左傳華元巡城城者謳曰于

思于思棄甲復來注于思多鬚貌

湍面髭鬚

魯直嘗言鬚多而踈秀者必貴容而短者必神氣不足駙馬都尉王晉卿與殿帥曹貫道皆無鬚每指鬚多者為中相法晉卿尚貴主嘗經從輦洛間道有後唐莊宗廟默念始治終亂意斯人必胡人觀神象兩臉皆髭也晉卿作詩寄貫道云代梁繼李號良圖郤感歌兒使喪軀試拂塵埃覘像貌元來湍面是髭鬚

以鬚為戲

丁晉公與楊文公遊處宴集必有談諧之語復皆敏於應答一日臺諫攻文公因晚俟晉公之門方伏拜晉公亟謂文公曰內翰拜時須撆地文公隨聲答曰相公宴處幕腨天蓋楊美鬚髯而丁方盛張帷幙互相譏也

腹心 膽附

㢭書要語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盤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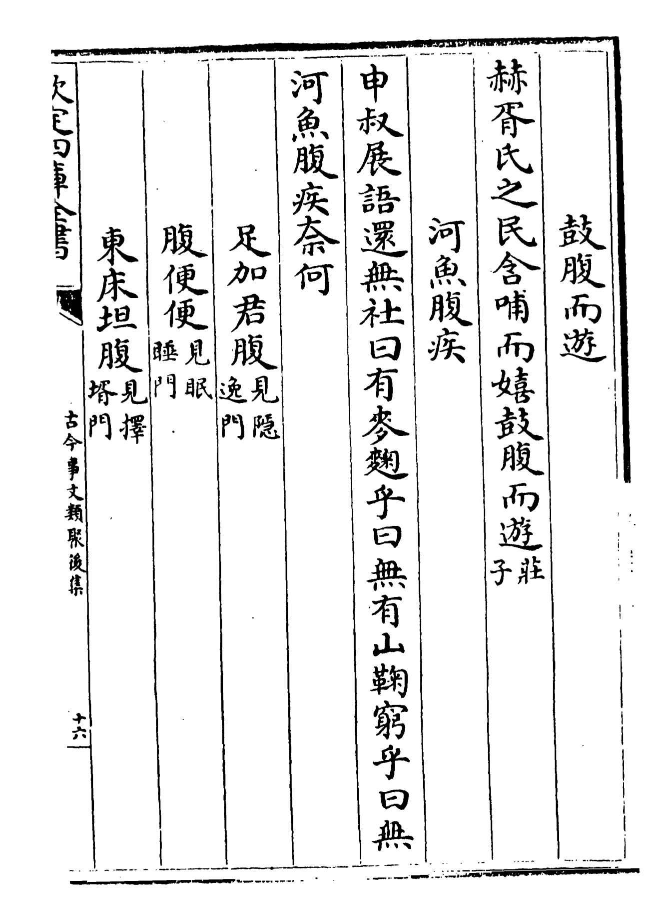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孟子 百姓怨氣滿腹

后郊祀志

詩句一笑皆捧腹荆公 蚕歳藜莧腹 十圍便腹貯天真並坡

心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禹謨 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大學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柏舟 萬惡不可納於靈臺注心為神聖之臺莊子 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凡人心險於山川莫知於天應帝王 心固可使如死灰乎齊物 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外物 學問之道求

放心孟子 心之官則思告子 心者形之君而神明之主也問神
心居中虚以治五官荀子 聖人清其天君荀子 心揺揺然如
懸旌而無所終薄蘇秦傳 包藏禍心左傳 心之不同如其面
焉富辰傳 心要在腔子裏伊川語録 心之虚靈無有限量如六
合之外思之即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
未來皆在目前爾人為利欲所昏所以不見此理朱語録
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姚合 人於心上起經綸康節
古今事實



鼓腹而遊

赫胥氏之民含哺而嬉鼓腹而遊莊子

河魚腹疾

申叔展語還無社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

河魚腹疾奈何

足加君腹見隱逸門

腹便便見眠睡門

東床坦腹見擇壻門

曬腹中書見七夕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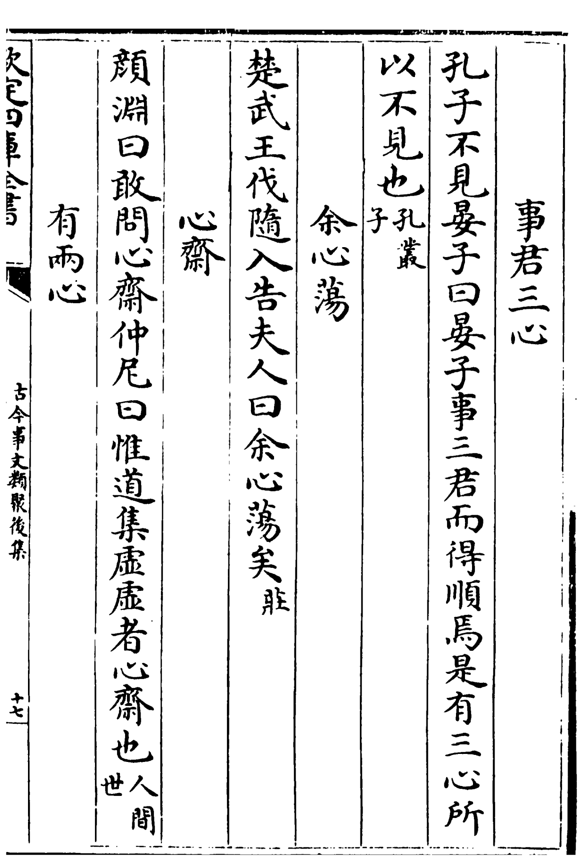
腹中無物

王丞相導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有荅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世說

腹藁見文章門

心有七竅以下係心

王子比干諫紂以為妖言妲己謂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竅有九毛遂剖視之列女



事君三心

孔子不見晏子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孔叢子

余心蕩

楚武王伐隨入告夫人曰余心蕩矣莊

心齋

顏淵曰敢問心齋仲尼曰惟道集虚虚者心齋也人間世

有兩心

褚先生曰武帝以任安坐觀成敗有兩心田叔傳

方寸亂見母子門

會心林木

簡文帝入華林園顧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想覺魚鳥自來相親世說

狗面人心

苻朗堅從兄初過江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法伏問朗曰是王吏部兄弟乎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

面狗心者是耶恍醜而才國寳美而狠故也裴景泰書

木人石心

賈充曰此吳人木人石心也賈統傳詳見風濤之險門

鐵心石腸見梅花門

一身是膽以下係膽

蜀趙雲字子龍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雲與黄忠取米為公前鋒所擊且戰且却入營大開門公軍疑而引去雲雷鼓震天弩射公軍墮漢水死者甚

衆先主曰子龍一身都為膽也軍中號威將軍　後周王雅茫山之敗諸將皆退雅獨拒之左右奮斬九級齊人稍退雅乃還周文王曰王雅舉身是膽也

體青膽破

南史王融矯詔立竟陵王子良太學生魏凖鼓成其事及融誅召凖入舍人省詰問遂懼而死舉體皆青以為凖膽破

膽大心小

孫思邈對盧照鄰曰膽欲大而心欲小

古今文集

律詩

寶山晝寢　　　蘇子瞻

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渾無物只可容君數百人

詩話

腹負將軍

東坡聞子由瘦云十年京國厭肥羜日日饑花壓紅玉

從來此腹負將軍今者固宜安脫粟俗云大將軍食飽捫腹而歎曰我不負汝左右曰將軍固不負此腹此腹負將軍未嘗少出智慮也志林

託鼓嘲腹

高爽題鼓嘲孫挹云身有八尺圍腹內無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遽央談藪

雜著心係

論人心道心

朱元晦

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難安或微眇而難見爾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

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静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中庸序

求其放心齋銘　朱元晦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於身某王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詘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謹獨兹守之常切問近思維以相之

主一齋銘　張欽夫

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岐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於一復何之事物來審其幾應以専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照厥微靜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玆

手足

羣書要語十手所指其嚴乎大學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序上之親下如手足之於腹心家語毒手尊拳五代史

老拳三國志　下之於上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荀議

兵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説命　逃空虛者藜藋拄乎鼪鼬

之徑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喜矣徐無鬼　搖足則關中

非陛下有也蕭何傳

詩句翻手作雲覆手雨杜　惆悵江湖釣竿手却遮西日

向長安杜牧　收取玉堂揮翰手却來南畝把犁鋤歐　濯足

萬里流王維　一夜蠒生足坡　手脚凍皴皮肉死杜

古今事實

手胼足胝

禹決江河胈無股脛無毛莊子手足胼胝面目黎黑李斯傳

有文在手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楚丘之父卜之曰男其名曰友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閔二

不龜手藥

宋人有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吳王裂地而封之

注云其藥能令手不龜拆故常漂絮於水中也莊子

如失左右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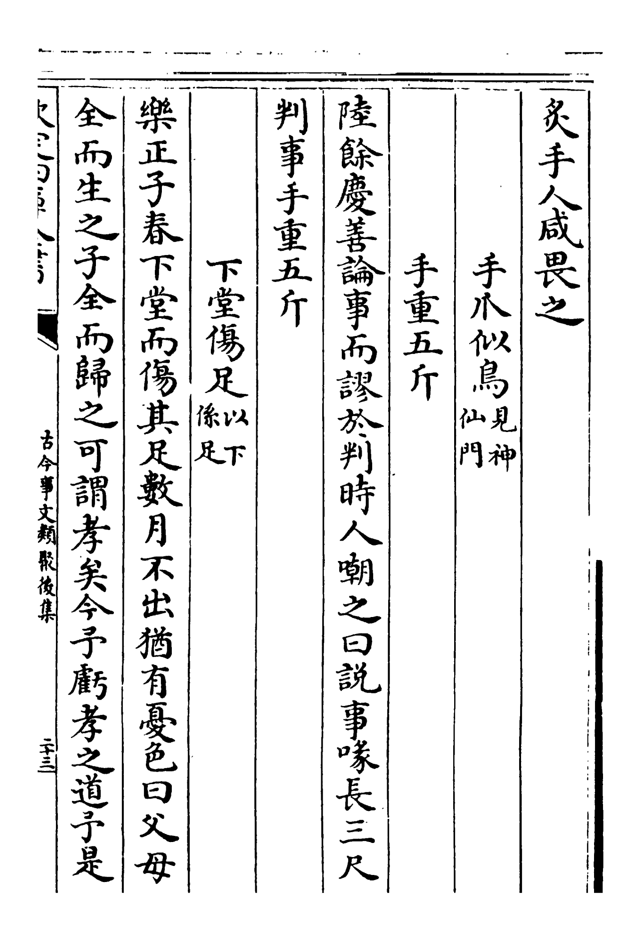
蕭何追韓信漢王如失左右手

玉手同色

晉王衍毎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

炙手可熱

元載時委左右四人用事權傾中外人為之語曰鄭揚段薛炙手可熱　樂安公主元宗之妹附會韋氏熱可



炙手人咸畏之

手爪似鳥 見神仙門

手重五斤

陸餘慶善論事而謬於判時人嘲之曰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重五斤

下堂傷足 以下係足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今予虧孝之道予是

以有憂色祭義

獻王刖足見玉門

重繭不休息

楚欲攻宋墨子聞之自魯趍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至郢見楚王　申包胥如秦乞師踰越險阻曽繭重胝立於秦庭號哭七日幽通賦注

兩足不相隨

衛侯之兄輒何為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

兩足不能相隨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衛謂之輒穀梁傳

不良於行

孟縶之足不良於行也註跛

蹇笑躄者見笑門

脚病乗輿

江州刺史王弘半道要淵明還州問其所乗答云素有脚病向來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輿之

以脚病廢

習鑿齒以脚病廢於里巷苻堅滅樊鄧素聞其名與釋道安俱舉而致焉與語大説以其蹇疾裁堪半丁

脚短三寸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徒跣求進閽禁不内女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否宣武曰壻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世説

洗脚失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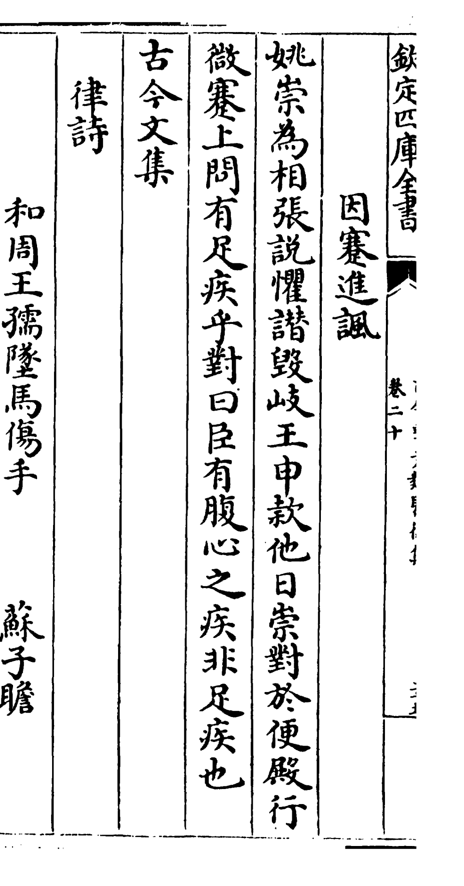
梁陰子春傳身服垢汚脚數年一洗言每洗脚則失財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

膝久不屈

田承嗣傲狠不軌子儀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為公拜

失轍方相

婁師德長大而貌異於衆又病足張元一目為失轍方相



因蹇進諷

姚崇為相張說懼譖毀岐王申款他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

古今文集

律詩

和周王孺墜馬傷手　蘇子瞻

平生學道已身完豈復兒童私自憐醉墜何曾傷內守色憂當為念先傳書空漸覺新詩健把戩行看樂事全

賣却老騶為酒直大呼鄉友作新年

古詩 係足

謫居三適夜卧濯足　蘇子瞻

長安大雪年東薪抱衾裯雲安市無井斗水寛百憂今我逃空谷孤城嘯鵂鶹得米如得珠食菜不敢留况有松風聲釜鬲鳴颼颼瓦盎深及膝時復冷煖投明燈一爪剪快若鷹辭鞲天低瘴雲垂地薄海氣浮土無重腿欒獨以薪水瘳誰能更包裹冠履裝沐猴

髑髏

羣書要語髑髏頂也說文 頼顱謂之髑髏廣雅

古今事實

扣問髑髏

莊子使楚見空髑髏𣪠以馬捶而問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語卒援髑髏見夢曰夫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與天地為春秋雖南面帝王樂不能過也

未嘗生死

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歳髑髏攓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

繫著鞍上

王忠先因饑啖人五官將與共從駕出行過冢間無何令取道邊死人髑髏著忠馬鞍上以為戲笑魏畧

草生髑髏

陳留周氏婢名興進入山取樵夢見一女語之曰近在

汝頭前目中有刺煩拔之當有厚報牀頭果有一朽棺頭穿壞髑髏墮地草生目中便為拔草內著棺中以甓塞穿即於髑髏處得一雙金指環桓沖之述異記

安青竹上

元和初市有披麻短女子長三尺許咄咄若有所尢每云千忍萬忍終須決一場不放伊忽一日遇一小兒徑前去其衣乃一青竹安髑髏耳炙轂子

雜著

髑髏說

陳王植

曹子遊乎陂塘之濱步乎蓁穢之藪蕭條潛虛經幽踐阻顧見髑髏塊然獨居於是伏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劒殉國君乎將被堅執鋭斃三軍乎將嬰茲固疾命殞傾乎將壽終數極歸幽冥乎叩遺骸而歎息哀白骨之無靈慕嚴周之適楚儻託夢以通情於是伻若有來恍若有存影見容隱厲聲而言曰子何國之君子乎既

枉輿駕慝其枯朽不惜咳唾之音慰以苦言子則辯於辭矣然未達幽冥之情識死生之說也夫死之為言歸也歸也者歸於道也歸於道者身以無形為主故能與化推移陰陽不能更四時不能虧是故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望之不見其象聽之不聞其聲挹之不冲注之不盈吹之不凋噓之不榮激之不流凝之不停寥落冥漠與道相拘偃然長寢樂莫是踰曹子曰予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輟疾而反子骸形於是髑

髏長呻廓皆曰甚矣何子之難語也昔太素氏不仁無故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真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子則行矣余將歸於太虛於是言卒響絕神光霧除顧將旋軫乃命僕夫拂以玄塵覆以縞巾爰將藏彼路濱壅以丹土翳以綠榛存亡之異勢乃宣尼之所陳何神憑之虛對云死生之必均

髑髏頌　　黄魯直

黄沙枯髑髏本是桃李面如今不忍看當時恨不見業

風相鼔擊美目巧笑倩無脚又無眼看便成一片

詩話

戰死髑髏

劉貢父詠史云自古邉功緣底事多因嬖倖欲封侯不如直與黄金印惜取沙場萬髑髏往往指王韶李憲輩唐人曹松亦云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成功萬骨枯

魂魄

羣書要語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易魂氣歸于天形魄歸

于地郊特牲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禮記天氣爲魂地氣爲魄淮南子魂者何謂也魂猶伝伝也行不休也動則主於情魄者白也猶著人者也主於性白虎通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魂既生曰魄左傳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左傳師言欲求長生當對服大樂欲得通神當水火形分形分則自見其身三魂七魄而天地靈祇皆可接山川之神皆可役也

詩句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杜彭衙詩

祓除招魂

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韓詩外傳

魂氣無不之

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旣封左袒右還其封曰若魂氣則無不之

魂魄思鄉

漢高祖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思沛也

魂魄登山

羊祜與鄒潤甫登峴山垂泣曰我百年後魂魄猶當登此山也襄陽耆舊傳

古今文集

雜著

招魂　宋玉

朱氏曰招䰟者宋玉之所作也古者人死則以其上服升屋履危北面而號曰皋某復遂以其衣三招之乃下以覆尸此禮所謂復而說者以為招䰟復䰟又以為盡愛之道而有禱祠之心者盖猶冀其復生也如是而不生則不生矣於是乃行死事此制禮者之意也而荆楚之俗乃或以是而施之生人故宋玉哀閔屈原無罪放逐恐其䰟魄離散而不復還遂因國俗託帝命假巫語以招之以禮

言之固為鄙野然其盡愛以致禱則猶古人之遺意也是以太史公讀之而哀其志焉若其譎怪之談荒淫之志則昔人蓋已誤其譏於屈原今皆不復論也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沬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

巫陽焉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幹何為乎四方些〻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〻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〻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〻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〻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〻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〻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〻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為醢些〻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〻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〻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〻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〻旋入雷淵爢散而不可止些〻幸而得脫

其外暗害些赤螘若象玄蜂若壺些五穀不生藂菅是
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
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
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魂兮
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
木九十些豺狼從目往來侁侁些懸人以娭嬉投之深
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魂
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敦脄

血拇逐人駓駓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魂兮歸來入脩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縷鄭綿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閒安些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户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突厦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氾崇蘭些經堂入奥朱塵筵些砥室翠翹挂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蒻阿拂壁羅幬張些纂組綺

縞結琦璜些室中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衆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謇其有意些姱容脩態絚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聯些離榭脩幕侍君之閒些翡帷翠帳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之梁些仰觀刻桷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緣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陁些軒輬既祇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

些魂兮歸來何遠為些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麥挐黃粱些大苦醎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胹鱉炮羔有柘漿些鵠酸臇鳬煎鴻鶬些露鷄臛蠵厲而不爽些粔籹蜜餌有餦餭些瑤漿蜜勺實羽觴些挫糟凍飲酎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反故室敬而無妨些肴羞未通女樂羅些陳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採菱發揚阿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娭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鬋

豔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衽若交竿撫案下些竽瑟狂會填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歈蔡謳奏大呂些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敶組纓班其相紛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菎蔽象棊有六簙些分曹竝進遒相迫些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鏗鐘搖簴揳梓瑟些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鐙錯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酎飲盡歡樂先故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亂曰

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菉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遥望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顔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鶩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趍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二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趙秉淵

謄録監生臣胡曉春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二十一

宋 祝穆 撰

肖貌部

眠睡

羣書要語

睡翕目也（說文）臥化其精神變化也寐謐也靜無聲也寢侵也損事功也瞑泯也無知泯沒也（釋名）寢不尸（論語）北人以晝寢為黑甜（青箱雜記）君安得高枕而臥（張良傳）

煩惱毒蛇睡在汝心譬如黑蛇在汝室當何以戒之鉤手併除之睡蛇既出乃可安眠遺教經

詩句日高丈五睡正濃將軍打門驚周公盧仝　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李白　醉中有容眠何害須信淵明未若賢坡　先生骨清少眠睡長夜默坐數更鼓坡　日長唯有睡偏宜半脫紗巾落紈扇坡　少思多睡無如我鼻息如雷撼四鄰坡　已為物象添詩瘦更被春陰長睡魔石曼卿　雲卧衣裳冷杜　敲門驚晝睡韓　平生睡足處雲

夢澤南州 杜牧 昏昏一覺眠不愽早朝人 白 雨作枕簟秋

官閑省中睡 山谷 適世名為累留年睡作魔 後村 佳眠未知

曉屋角聞晴哢 山谷 晨雞催不起擁被聽松風 山谷 三盃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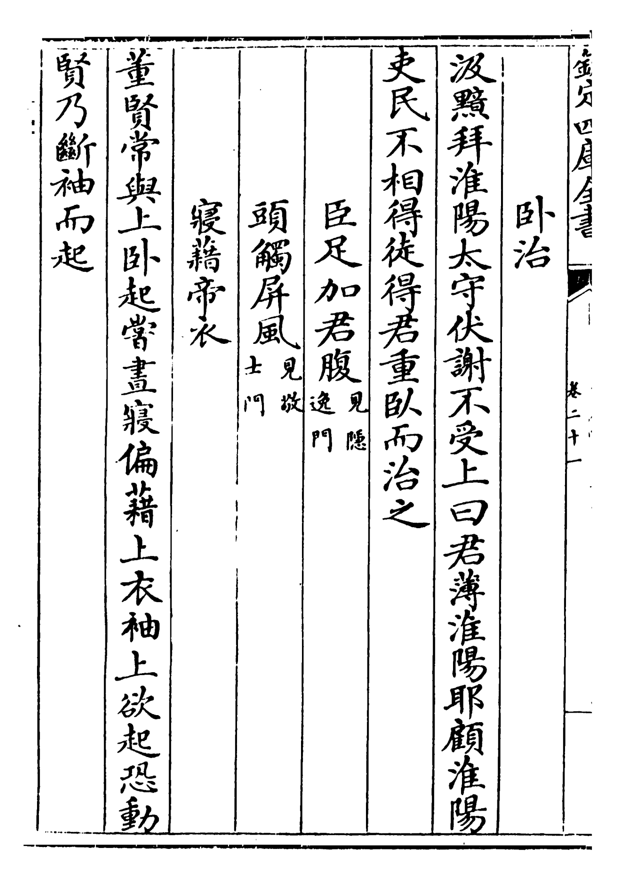
飽後一枕黒甜餘 坡

古今事實

晝寢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

予與何誅



卧治

汲黯拜淮陽太守伏謝不受上曰君薄淮陽耶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徙得君重卧而治之

臣足加君腹見隱逸門

頭觸屏風見敬士門

寢藉帝衣

董賢常與上卧起嘗晝寢偏藉上衣袖上欲起恐動賢乃斷袖而起

嘲師欲眠見師門

寢中奴縛

彭寵自立為燕王其妻數惡夢又多見變怪五年春寵齋獨立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寢寐共縛寵著牀告外吏示大王齋禁皆使吏休

被酒坐睡

後漢劉寬嘗講經於靈帝前被酒坐睡

常憑几寢

王莽軍師外破大臣内叛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啗鰒魚讀軍書倦因憑几寢不復就牀

鷩眠便斫

魏武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覺左右宜深慎此後佯睡所幸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後安眠人莫敢近者世說

羲皇上人

陶潛戒子書五六月北窻下卧涼風暫至自謂羲皇上

人

我眠卿去

淵明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且去其真率如此

哈臺大鼾

許侍中璪顧司空和俱為丞相從事甞夜至丞相府宴二人歡接丞相便命入巳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熟許上床便哈臺大鼾丞相顧謂客曰此中亦難得眠處

世說

方卧起迎

謝遏^即朗^夏月嘗仰卧謝公清晨卒来未暇著衣跣出屋外方躡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後恭^世說^

晝寢書裙^見書學門^

眠寤知姦

何祗為成都令嘗眠睡其覺寤便得姦詐咸畏祗之發擿或以為有術得知之無敢復欺者^益都耆舊傳^

行亦美睡

夏侯隱每登山渡水閉目美睡同行聞其鼻聲而不蹉跌人謂之㴱仙神仙傳

攝心無寐

震旦第四祖攝心無寐脅不至席僅六十年傳燈錄

睡魔

降魔藏禪師傳秀師曰此無山精木怪汝翻作魔耶傳燈錄

睡則半載

陳摶希夷先生每睡則半載或數月近亦不下月餘

鼻息如雷 見雷門

睡相

徐光溥為相喜論時事大為李昊所疾光溥後不言每聚議假寐而已時號睡相 外史檮杌

睡一局 見綦門

古今文集

古詩

狂歌行

杜甫

與君行年校一歲賢者是兄愚者弟兄將富貴等浮雲弟切功名好雄勢長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鞲馬聽晨雞公卿朱門未開鎖我曹已到肩相齊吾兄睡穩方舒膝不襪不巾踏曉日男啼女哭莫我知身上細緒身中實令年思我来嘉州嘉州酒重花繞樓樓頭喫酒樓下卧長歌短歌還相酬四時八節還拘禮女拜弟妻男拜弟

幅巾肇帶不掛身頭脂足垢何曾洗吾兄吾兄巢許倫一生喜怒長任真日斜枕時寢已熟啾啾唧唧為何人

陳摶隱武當山後居華州雲臺觀多閉門獨卧或累月不起周世宗召入禁中扃户試之月餘始開摶熟寐如故甞對御歌云

臣愛睡臣愛睡不卧氊不蓋被片石枕頭蓑衣鋪地震雷掣電鬼神驚臣當其時正鼾睡閑思張良悶想范蠡說甚孟德休言劉備這三四君子只是爭閑氣爭如臣

向青山頂頭白雲堆裡展開眉頭解放肚皮且一覺睡

管甚玉兎東生紅輪西墜

昔有衣冠子金勵問希夷先生曰勵向遊華

山欲見先生先生睡未覺亦有道乎先生笑

而不言答以詩二章

常人無所重惟睡且為重舉世此為息魂離神不動覺

来無所知貪来心愈用堪笑塵世中不知夢是夢

至人本無夢其夢本遊仙真人本無睡睡則浮雲煙爐

裏名為樂壺中别有天欲知睡夢裏人間第一玄

謫居三適午窻坐睡　蘇子瞻

蒲團盤兩膝竹几閣雙肘此間道路熟徑到無何有身心兩不見息息安且久睡蛇本亦無何用鉤與手神凝疑夜禪體適劇卯酒我生有定數禄盡空餘壽枯楊不飛花膏澤回衰朽謂我此為覺物至了不受謂我今方夢此心初不垢非夢亦非覺請問希夷叟

午寢　黄魯直

讀書常厭煩燕處意坐馳動靜兩不適塵勞敗天倪日昏生黙花耳聵喧鼓鞾沈憂愁五神倦劇委四肢不聊終日堪況乃久遠期投書曲肱卧天游從所之是身入華胥髣髴勝初時春蠶卧巨箔夏蜩化枯枝令之隱几者豈有異子綦覺寐須臾間良亦休我疲迺知大覺夢蓋此德之歸誰為令日是二十二年非

律詩

午睡　　陳後主

午醉醒来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窻明

午睡　王介甫

簷日陰陰轉牀風細細吹翛然殘午夢何許一黄鸝

宿社家亭子　賈島

山頭井是溪中石井底泉通竹下池宿客不眠過夜半獨聞山雨到来時

車盖亭　蔡持正

紙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

數聲漁笛在滄浪

晝寢　　黄魯直

紅塵席帽烏韡裏想見滄州白鳥雙馬齕枯萁喧午枕夢成風雨浪翻江

晝寢　　蘇子瞻

食罷茶甌未要深清風一榻抵千金腹摇鼻息庭花落還盡平生未足心

嬾起　　邵堯夫

半記不記夢覺後似愁無愁情倦時擁衾側卧未收起簾外落花撩亂飛

齋居　陳無己

青奴白牯静相宜老罷形骸不自持倚枕南窻深閉閤卧聽幾竹雨来時

深院　楊廷秀

鵝兒㗘唼梔黄觜蜂子輕盈膩粉腰深院下簾人晝寢紅薔薇架碧芭蕉

初夏午睡　楊廷秀

梅子留酸軟齒牙芭蕉分綠與窻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閒看兒童捉柳花

春睡　蘇子美

别院簾昏掩竹扉朝酲未解接春暉身如蟬蜕一榻上夢似楊花千里飛嗒爾暫能離世網陶然直欲見天機此中有德堪為頌絶勝人間較是非

夢

羣書要語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春官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正月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浮虛為疾者則夢揚沈實為疾者則夢溺列子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大宗師至人無夢文中子數遇惡夢一曰魂妖二曰心賊三曰尸賊夢覺以左手躡人中二七遍啄齒二七遍反凶成吉夜遇善夢覺當摩目二七

叩齒三七遍 真誥

古今事實

夢遊華胥

黃帝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盡智力焦然饑色皯黣昏然五臟異感於是放萬幾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乘空如

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神行而已黄帝既寤怡然自得曰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又二十有九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遐

列子

夢風后力牧

黄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羣帝寤而歎曰風為號令執政者垢去土解清治者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能

遠者也驅羊數萬羣是能善牧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於是依二夢之占而求之得風后于海隅登以爲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爲將世紀

夢人負鼎

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抗俎對已而笑寤而占曰鼎爲和味俎者割裁天下豈有人爲吾宰者哉世說

夢得良弼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王曰夢帝賚

予良弼

夢與九齡

周文王謂武王曰汝何夢矣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君王其将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文王世子）

考牧夢魚

宣王考牧詩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

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無羊）

考室夢熊

宣王考室詩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夢天壓己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

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名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名女名女何如對曰顧之久矣魯人名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以從我矣名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之名號之曰牛曰唯皆見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 昭四

夢祖道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薳啓彊來名公

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甞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昭十

夢黄熊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竝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黄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

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黄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昭七

夢立子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巳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巳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孔成子告之夢夢協故立靈公 昭七

夢蘭見誕子門

結草夢報見報德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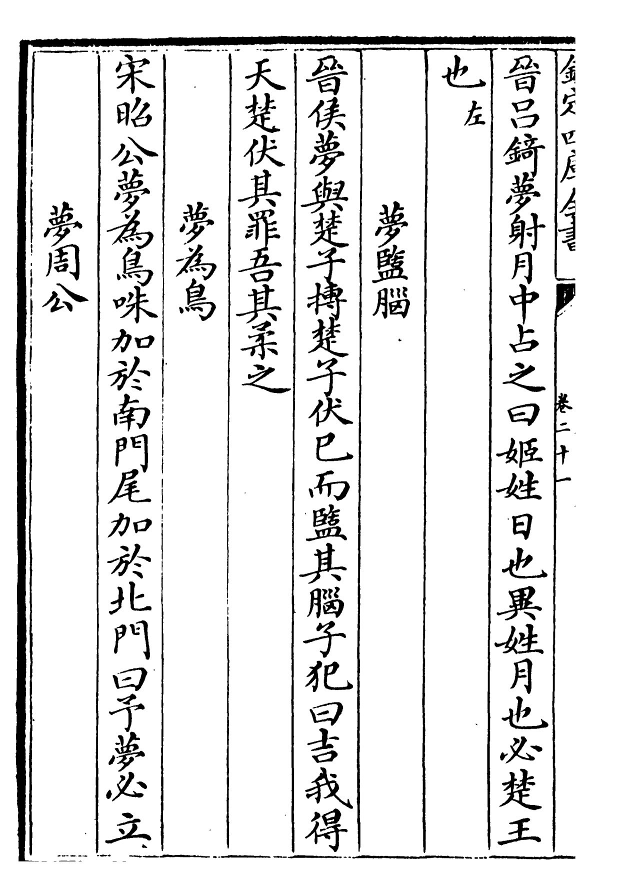
夢二豎子見醫門

夢吉而凶

主父茗禁之歌叔孫豎之兆似有其實矣卒基莫大之禍

夢奠兩楹見祭奠門

夢射月



晉呂錡夢射月中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左

夢盬腦

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盬其腦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其柔之

夢為烏

宋昭公夢為烏咮加於南門尾加於北門曰予夢必立

夢周公

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夢中占夢

長吾子謂瞿鵲曰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之不知其夢中之夢又占焉無異寤也固乃非常人之所知莊子

夢為蝴蝶見蝶門

夢神龜見龜門

夢高唐見美女門

夢游鈞天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及寤語大夫曰我夢之帝所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其聲動人也史

夢蕉覆鹿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擊而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

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而得鹿耶詎有薪者耶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耶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耶其妻又疑其為夢薪者歸復其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欲二分之以聞鄭君皆互有夢覺之說相國曰欲辨夢覺惟黄帝孔丘列子

夢乘赤龍

光武名馮異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寤心中動悸

異因下席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也遂與諸將議定

上尊號東觀漢記

后夢捫天

和熹鄧后嘗夢捫天以訊占夢言堯舜攀天而上湯反

舐天皆聖王之夢

夢吐白鳳見賦門

夢登天門

陶侃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比登其八唯一

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

夢遷太守

鄧般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虎在後来盜斷

鞶囊占者以爲水邊有女汝字也斷鞶囊者新虎頭代

舊虎頭也果遷汝陰

夢舞拍手 見火哭門

夢狼噉脚

索紞傳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噉一脚紞曰

脚肉被啾為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

夢竿中天

索紞傳張斌當舉孝亷夢竪竿中天紞曰此末字也斌果停

夢牛

蜀蔣琬夜夢一牛頭懸在門下流血滂沲趙直曰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位當為三公果為中書令

夢松生腹

吳丁固爲尚書夢松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乃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爲公乎卒如夢焉孫晧傳

夢三刀

王濬夢三刀於梁上又益一刀李毅賀曰明府其臨益州乎卒如其言

夢棺夢糞

或問殷浩將涖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曰官本

臭腐財本糞土人以為名言

夢日繞城

晉明帝微行察王敦營壘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黄鬚鮮卑奴也

夢椽筆

王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

夢紫文鷟

張鷟祖鷟為兒時夢紫文大鳥五色成文止其庭大父

曰吾聞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鷟也若壯殆以文章瑞朝廷乎

三夢芻狗

魏文帝以周宣為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曰君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曰昨夜復夢芻狗何也宣曰君墮車折脚宜戒之果如宣言後又問昨夜復夢芻狗何也宣曰君家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問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

試君耳何以皆驗宣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謂真夢無異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祭祀既訖則芻狗為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脚車轢之後必載為樵故後夢憂失火也

夢筆

夢破心

夢剖腸 並見文章

夢雙陸 見博門

夢君別臣

魏證疾太宗夢與證別既寤流涕是夕證卒故白居易撰御製碑文云昔高宗得良弼於夢中朕今失賢臣於覺後

夢父類子 見姓名門

神祠謁夢

裴寂過華山祠祈神自卜夜夢老人謂曰君年踰四十

當貴

夢手捧天見天門

古今文集

雜著

論夢生於想

衛玠問樂令夢云是想樂曰形神不接豈是想耶衛曰因也樂曰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持虀啖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衛思不得成病樂為解析即瘥樂嘆曰此兒胸

中必無膏肓之疾

東萊呂氏曰形神相接而夢者世歸之想形神不接而夢者世歸之因因之説曰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因有牧羊而夢鼓吹曲蓋者矣是雖非今日之想實因於前日之想故因與想一説也信如是説無想則無因無因則無夢舉天下之夢不出於想而已矣然叔孫穆夢豎牛之貌於牛未至之前曹人夢公彊之名於彊未生之前是果出於想乎果出於因乎雖復起

樂廣於九原吾知其未必能判是議也博議

古今占夢

漢藝文志七畧雜占十八家以黄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為首其説曰雜占者紀百家之象候善惡之證衆占非一而夢為大故周有其官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鄭氏以為致夢夏后氏所作觭夢商人所作咸陟者言夢之得周人取焉而占夢專為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

吉凶其别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季冬聘王夢獻吉于王王拜而受之及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舍萌者猶釋采也贈者送之也詩書禮經所載高宗夢得說周文王夢帝與九齡武王伐紂夢協朕卜宣王考牧牧人有熊羆虺蛇之夢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左傳所書尤多孔子夢坐奠於兩楹然則古之聖賢未嘗不以夢為大是以見於七畧者如此魏晉方技猶時或有之今人不復留意此卜雖市井妄術所在如林亦無一人以占

夢自名者其學殆絶矣

枕中記　　沈既濟

開元七年道士吕翁者得神仙術行邯鄲道中息邸舍隱囊而坐俄見少年盧生衣短裼乘青駒亦止邸中與翁言笑盧生顧其衣裝敝䙝乃歎曰大丈夫生世不諧困如是也翁曰子談諧方適而歎其困何也生曰吾嘗志于學自惟青紫可拾今已過壯猶勤畎畝非困而何言訖而目昏思寐時主人方蒸黍翁乃探囊中枕以授

之曰子枕吾枕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青磁而竅其兩端生俛首就之見其竅漸大明朗乃舉身而入遂至其家數月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生資愈厚明年舉進士登第釋褐轉渭南尉俄遷監察御史轉起居舍人知制誥三載出典同州遷陜牧移節汴州領河南道採訪使徵為京兆尹是歲神武皇帝方事戎狄除御史中丞河南道節度大破戎虜歸朝冊勲恩禮極盛轉吏部侍郎遷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為時宰所忌以飛語中之

貶端州刺史三年徵為常侍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列復誣與邊將交結圖不軌下制獄中官為保之減死投驩州數年帝知冤復進為中書令封燕國公生五子有孫十餘人後以年逾八十病薨盧生欠伸而寤見其身方偃於邸舍呂翁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生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也耶翁謂生曰人世之適亦如是矣生憮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稽

首再拜而去

大槐宫記　　陳翰

淳于棼家廣陵宅南有古槐生豪飲其下因醉致疾二友扶生歸卧夢二玄衣使者曰槐安國王奉邀生隨二使上車指古槐入一穴中大城朱門題曰大槐安國有一騎傳呼曰駙馬遠降引生升廣殿見一人衣素練服朱華冠令生拜王王曰前奉賢尊命許令女瑶芳奉事君子有仙姬數十奏樂執燭引導金翠步障玲瓏不斷

至一門號脩儀宫一女子號金枝公主儼若神仙交驩成禮情禮日洽王曰吾南柯郡政事不理屈卿為守敕有司出金玉錦繡僕妾車馬施列廣衢餞公主行夫人戒子曰淳于郎性剛好酒為婦之道貴在柔順爾善事之生累日至郡有官吏僧道音樂来迎下車省風俗察疾苦郡中大理凡二十載百姓立生祠王賜爵錫邑位居台輔生五男二女榮盛莫比公主遇疾而薨生請護喪赴國王與夫人素服慟哭於郊備儀羽葆鼓吹葬主

于盤龍岡生以貴戚威福日盛有人上表云玄象謫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宗廟崩壞事生蕭牆時議以生僭侈之應王因命生曰卿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無以爲念復令二使者送出一穴遂寤見家僮擁篲于庭二客濯足于榻斜日未隱西垣餘尊尚湛東牖因與二客尋古槐下穴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土壤為城郭臺殿之狀有蟻數斛二大蟻素翼朱首乃槐安國王又窮一穴直上南枝羣蟻亦處其中即南柯郡也又一穴

盤屈若龍蛇狀有小墳高尺餘即盤龍山岡也生追想

感歎遷遣掩塞是夕風雨暴發旦視其穴遂失羣蟻莫

知所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此其驗矣

財貨銘　　　　李瑩

暇日讀夢書則曰夢凶夢糞者獲財因以銘之

財貨將至夢寐可尋或穢或凶乃玉乃金穢可親嫩凶

可玩嫩敢獻斯銘以激貪夫

律詩

疑夢　王維

莫驚寵辱非憂喜莫計恩讎浪苦辛黄帝孔丘何處問安知不是夢中身

春夢　岑參

洞房昨夜春風起遥憶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

夢　王介甫

黄粱欲熟且留連漫道春歸莫悵然蝴蝶豈能知夢事

遼遼飛墮晩花前

書定林院窻　王介甫

竹雞呼我出華胥起滅篝燈擁燎爐試問道人何所夢但言渾忘不言無

書懷　王介甫

三年衣染禁城塵撫事茫然愧古人明月滄波江萬頃扁舟長載夢中身

絶句　劉貢父

青苔滿地初晴後綠樹無人晝夢餘惟有南風舊相識徑開門户又翻書

睡起即事書御史臺壁　陳洙

清朝無事諫章疎多病長年卧直廬惆悵平生不如夢春来三度到溪居

絶句　蘇子美

別院深深夏簟清石榴開遍透簾明樹陰滿地日亭午夢覺流鶯時一聲

笑

聲書要語啞笑也唖大笑也听笑貌欣笑喜也 說文 莞爾而笑 論語 嗢噱終日注笑也 嵇康琴賦 是故哂之注哂亦作矧笑至齒為矧 語 囅 丑刃反 然而笑 莊子 俯而掩口盧胡而笑 後漢應劭傳 粲然皆笑 左昭 逌爾而笑 賓戲 笑言啞啞 震卦 撫掌歡笑 晉武紀 掀髯一笑 坡集 盧胡絶倒 歐集 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老子 桓子新論曰關東語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 論衡 人生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

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莊子合坐皆笑謂之哄堂哄堂笑不罰唐三院制

詩句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李白嫣然一笑百媚生長恨歌

古今事實

欲褒姒笑

戎嘗冦周幽王擊鼓諸侯皆至褒姒大悅而笑王欲褒姒之笑數擊鼓而諸侯至無冦及真冦至擊鼓而諸侯

不至遂為戎所滅　呂春秋

使者遭笑

季孫行父秃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僂同聘於齊齊使秃者御秃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而笑之客不悅　穀梁傳

時然後笑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對曰夫子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

斬笑躄者

平原君勝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音姍行汲平原美人居樓上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詣平原請曰臣聞君之喜士以能貴士而賤士也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居半歲賔客去者過半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其後門下乃復稍来

教戰斬笑見前寵妾門

作齲齒笑

梁冀妻孫壽能作齲齒笑以為媚惑 詳見淫婦門

大笑纓絶

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絶

射雉妻笑 見美女門

笑人寂寂 見志氣門

大笑汚幘

魏太祖為人佻易無威儀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辭盡無

所隠及歡悦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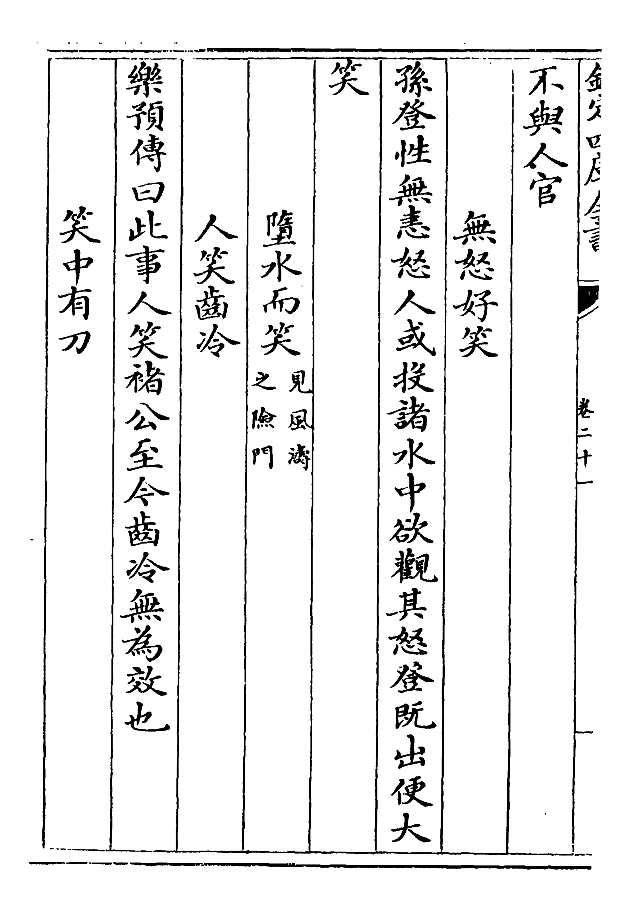
曹操別傳

體貌多笑

蜀譙周體貌朴素性推誠不飾初見丞相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况左右耶

嗔笑不同

宋謝莊代顔峻為吏部尚書峻毅不可犯莊有喧訴常懽笑答之時人語曰顔吏部嗔而與人官謝吏部笑而



不與人官

無怒好笑

孫登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

墮水而笑 見風濤之險門

人笑齒冷

樂預傳曰此事人笑褚公至今齒冷無為效也

笑中有刀

李義甫容貌温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故時人謂義甫笑中有刀

恐婢妾笑見問病門

笑比河清

包孝肅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笑比黄河清墨客揮犀

笑面似靴皮

田元均在三司深厭干請不欲峻拒每温顔强笑以遣

之嘗曰作三司使數年直笑得面似靴皮

古今文集

雜著

三笑圖贊 跋見俳優門 蘇子瞻

彼三士者得意忘言盧胡一笑其樂也天嗟此小童麋鹿狙猿爾各何知亦復粲然萬生紛綸何鄙何妍各笑其笑未知孰賢

答王載言書 李翶

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逌爾則班固言之矣曰䡾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

嘯

羣書要語其嘯也歌注蹙口而出聲也江有汜嘯吹聲雜字

解詁

古今事實

倚柱而嘯

魯漆室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傍人聞之心莫不為之慘者鄰婦從之遊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乎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吾豈為不嫁之故而悲哉憂吾君老太子少矣列女詳見憂國門

但坐嘯

後漢成瑨為南陽太守委功曹岑晊郡中謠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抱膝長嘯

諸葛亮在荆州遊學每晨夜常抱膝長嘯

岸幘嘯詠

謝奕桓温辟為安西司馬猶推布衣之好在温座岸幘嘯詠無異常日温曰我方外司馬

掩鼻長嘯

桓宣穆使人尋廬山見一人謂之曰君過前嶺必逢二年少相隨長嘯試要問之若不與言者可速去此人過

嶺果見二年少以袂掩鼻長嘯狀如惡鼻呼不與言潯陽記

倚柂長嘯

王廙字世將倚柂樓長嘯神氣甚逸王導謂庾亮曰世將為傷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

蘇門長嘯

阮籍性樂酒善嘯聲聞數百步籍嘗箕踞嘯歌酣飲自若時蘇門山中忽有真人在焉籍親往尋其人擁膝巖

顛遂登嶺從之箕坐相對籍乃商略終古以問之仡然不應籍因對之長嘯有間彼又㫁然笑曰可更作籍乃為嘯意盡退還半嶺嶺顛啗然有聲若數部鼓吹顧瞻乃向人之嘯也

登樓清嘯

劉越石為胡騎所圍城中窘迫劉乘月登樓清嘯胡騎聞之皆淒然長歎

不廢我嘯見齒門

長嘯呼風

趙炳嘗臨水從船人乞渡船人不許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搜神記

長嘯公見賦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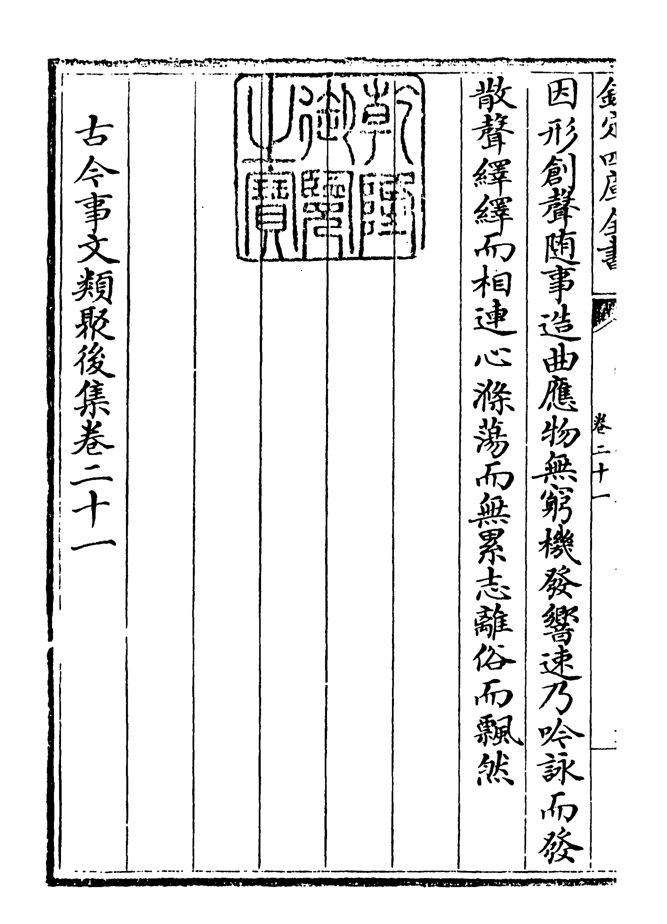
古今文集

雜著

嘯賦　晉成公綏

逸羣公子體奇好異傲世忘榮絶棄人事於是延友生

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言道德之玄奥邈跨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發妙聲於丹唇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而潜轉氣衝鬱而熛起協黄鍾於清角雜宫商於流徵飄遊雲於泰清集長風乎萬里諒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動唇有曲發口成音觸歎感物因歌隨吟清激切於竽笙優潤和於琴瑟列列飃揚啾啾響作奏胡馬之長思向寒風乎北朔又似鴻鴈之將雛群鳴號乎沙漠故能



因形創聲隨事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乃吟詠而發散聲繹繹而相連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二十一